

書譜珍藏本「一九七四—一九九〇」

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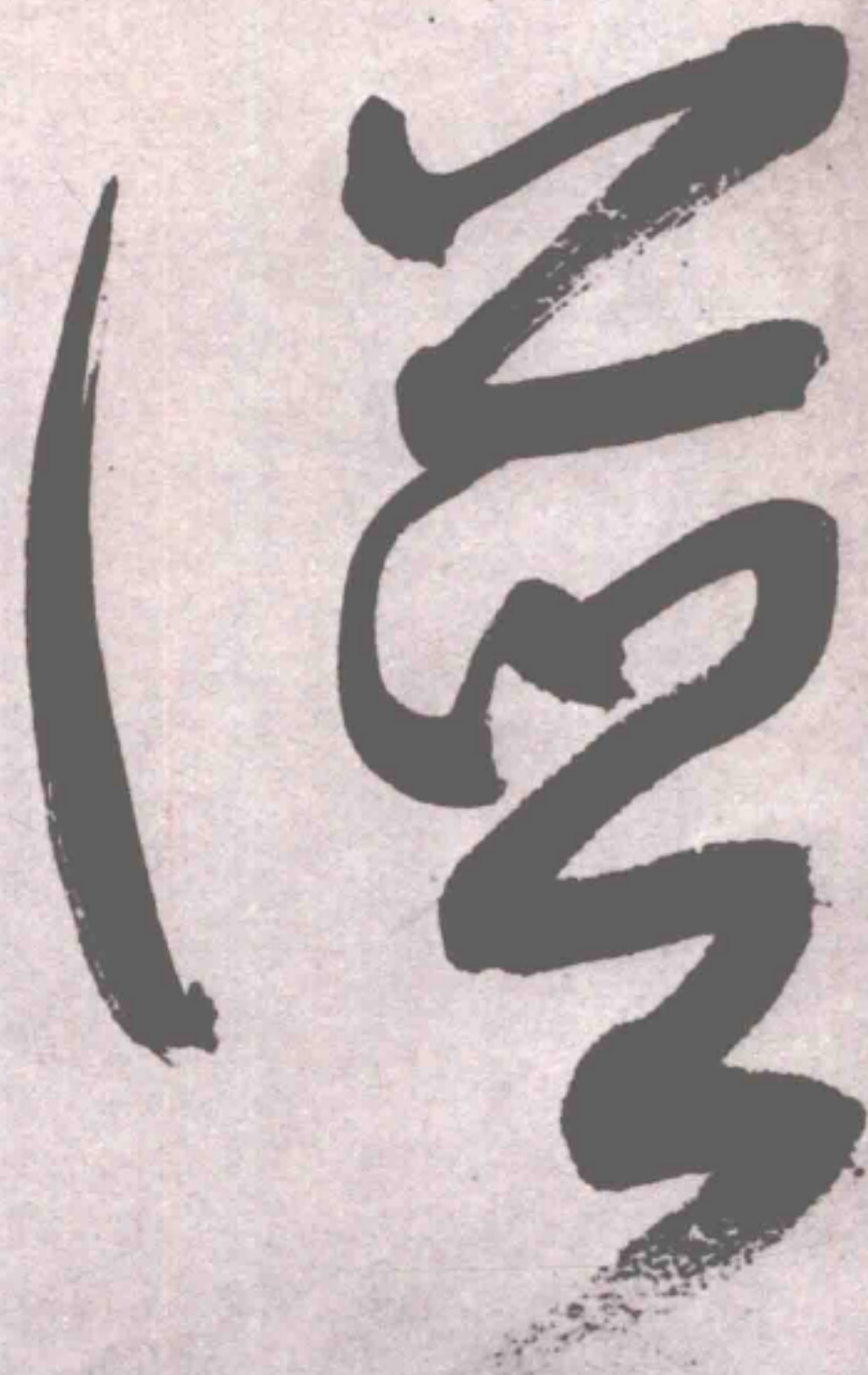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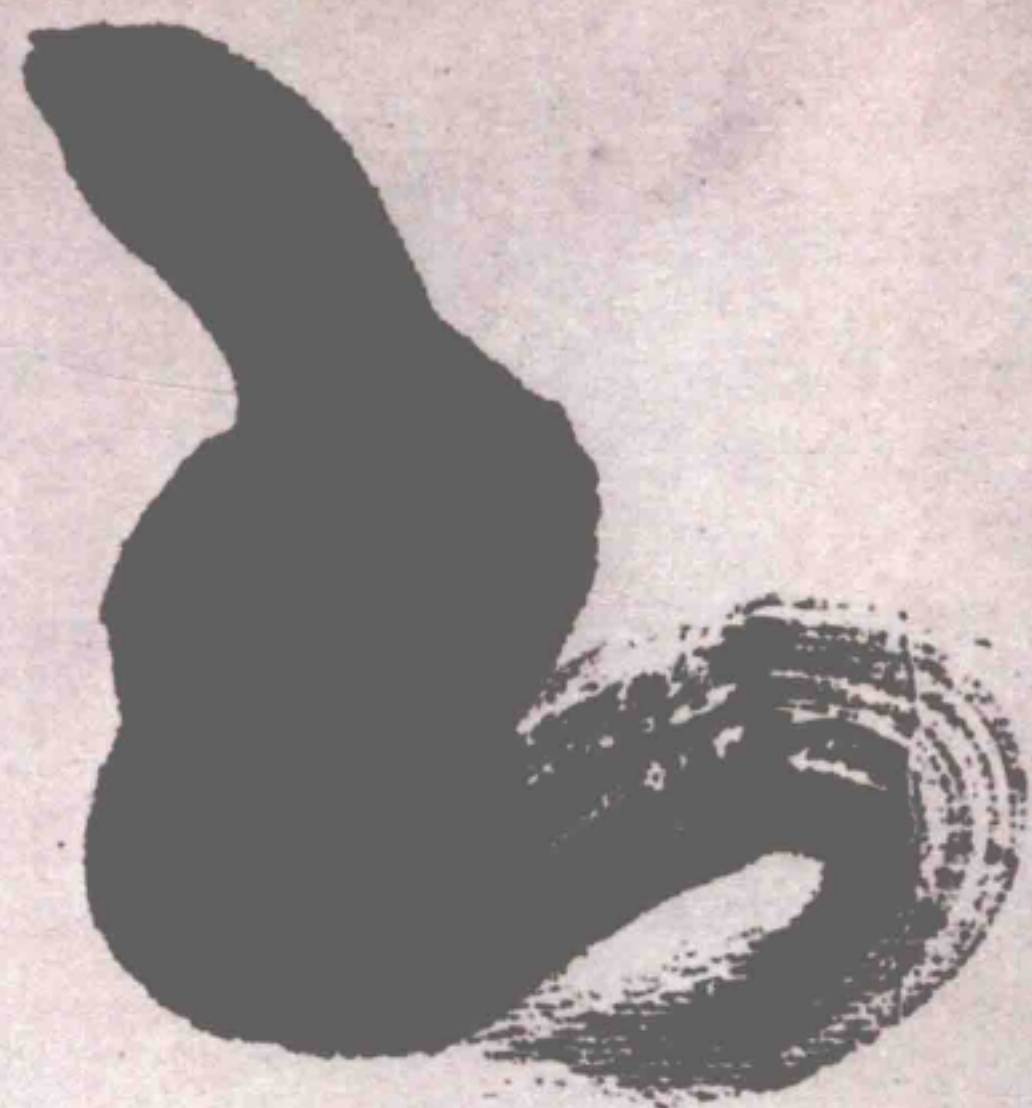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叁

書譜編委會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書譜

雙月刊·第十期
一九七六年六月



目錄

封面題字：集張玄墓誌（將分刻）

封面設計：歐陽

扉頁題字：蔣抱一

專訪

香港訪碑錄

陳迹

本刊記者

J292.1
20189
10

小品

陳援庵門下三書家

吳令湄

12

徐悲鴻廣西試筆

周穎南

鄭板橋其人其事

戴安

陳荊鴻加拿大旅遊詩

亮齋

懷素·自叙帖·千字文

梅萼華

18

懷素大草千文宋羣玉堂原刻本

(三)

21

蘭亭叙與書法藝術

盧鼎公

32

廣東書家 章草書法家王秋湄

高伯雨

39

中國歷代書法講話

談楚竹簡、秦琅玕
台刻石、秦權刻辭

余雪曼

42

鍾繇薦季直表真蹟得失

李將芬

44

鍾繇書法集

46

編讀往來

73

金石篇 從事篆刻五十年的幾點體會

半佛

78

編後話

80



書譜合訂本

第一輯
(1-7期)

書譜出版已經一年多，我們計劃每年輯成一本合訂本，第一輯是從創刊號至第七期。

第一輯內容除了有關書法的專論，書家介紹，及小品、隨筆等文章外，還有市面不易見到的碑帖多種，是欣賞、學習書法很好的參考材料。

合訂本用精製硬紙盒作封套，易于保存，附總目錄，便于查閱，訂價每套港幣三十元。

本社並另單獨製備少量硬紙盒，供應已購有第一至第七期本刊的讀者。每個硬紙盒收回成本费用三元，在本社及文聯莊出售。

每套訂價港幣三十元 各大書局有售

專訪

香港訪碑

北堂大廟拓咸淳摩崖石刻

文：本刊記者 圖：陳迹

本港現存古代石碑中，有年代可稽者，當推鯉魚門外北佛堂大廟（天后廟）後坡的宋代摩崖石碑。

根據資料所記：該碑初為負責修葺大廟的人員余某在一九五五年所發見，直到三年之後始有專業團體分批前往考察。事後文化界前輩葉林豐、陳君葆、黃般若、羅原覺等分別為文考據，逐漸引起了各方的重視，日後並開拓棘莽荒林，闢建石道臺階，使此一度湮沒了的南宋石碑，賴以保存。

佛堂門處本港東端鯉魚門外，是直航東海的主要水道。北佛堂地處清水灣半島南端，為釣魚翁山與田下山的餘脈，和南佛堂（東龍島）只隔了狹窄的佛堂門水道。

大廟位置在碇齒灣之南，翻過了地堂頂山坡，即為布袋澳漁港，有陸路可過田下灣及大環頭。

本年天后誕前數天，《書譜》同人自西灣河僱專船往遊北佛堂大廟，並試拓此南宋摩崖石碑古蹟；是日西南風勁吹，幸而值漲潮，專船得以順利泊岸，航程不過四十分鐘。

大廟背山臨海，灘前卵石斜坡，廟宇建於高臺之上，頗具規模。沿廟右石階上走，約百餘步即抵「南宋遺蹟」的平台，古碑就山坡巨石作摩崖石刻，面積略近長方形，高長約七乘九呎，碑文範圍高約四十六吋，寬約五十點五吋，刻有文字九行，每行十二字，共一百零八字，每字約四吋見方，筆劃粗勁，刻鑿頗深，雖受侵蝕，部份仍可看到刀法。

由於此碑上有樹蔭，除了自然的侵蝕外，人為的破毀尚輕，歷時近七百餘年，大部字劃仍保存得很好。全文如下：

「古汴嚴益彰官是場同三山何
天覺來遊兩山攷南堂石塔建
於大中祥符五年次三山鄭廣
清堞石刊木一新兩堂續永嘉
滕了覺繼之北堂古碑乃泉人
辛道朴鼎勳於戊申莫攷年號
今三山念法明土人林道義繼
之道義又能宏其規求再立石

錄

以紀咸淳甲戌六月十五日書

綜合前人對碑文的注釋：咸淳甲戌為宋度宗咸淳十年，此碑距今約六百九十餘年，證明數百年前北佛堂早已有人到此遊覽。

古汴（福建地名）；嚴益彰官是場（官是場，鹽場監官）；三山（福州省城）；兩山（指北堂山及南堂山）；大中祥符五年（即宋真宗五年，公元一〇一二年）；永嘉（溫州永嘉）泉人（閩南泉州人）。

南堂石塔，應指南佛堂（東龍島）曾有「石塔」，而該「塔」是建於大中祥符五年。筆者月前曾四度漫訪東龍島，遍歷南堂高嶺，惜對「塔」址並無發現。村民傳說南堂東北山岡上的天然巨型石堆，即為「石塔」所在。有趣的是：此巨型石堆，不論在佛堂門內外航綫所經，遠望均如尖頂向上的「塔」，可作航海的指標。

又碑文內所提到的「北堂古碑」，應比這個石碑建得更早，因內文說北堂古碑乃泉人辛道朴鼎創於戊申，莫考年號，後來福州人念法明和林道義繼續興建，又請寫碑文的人立石碑紀念這個「北堂古碑」。可見現存的北堂咸淳甲戌石碑，乃為紀念更早的「北堂古碑」而設。

葉林豐先生在《記佛堂門的南宋摩崖》一文曾談到這塊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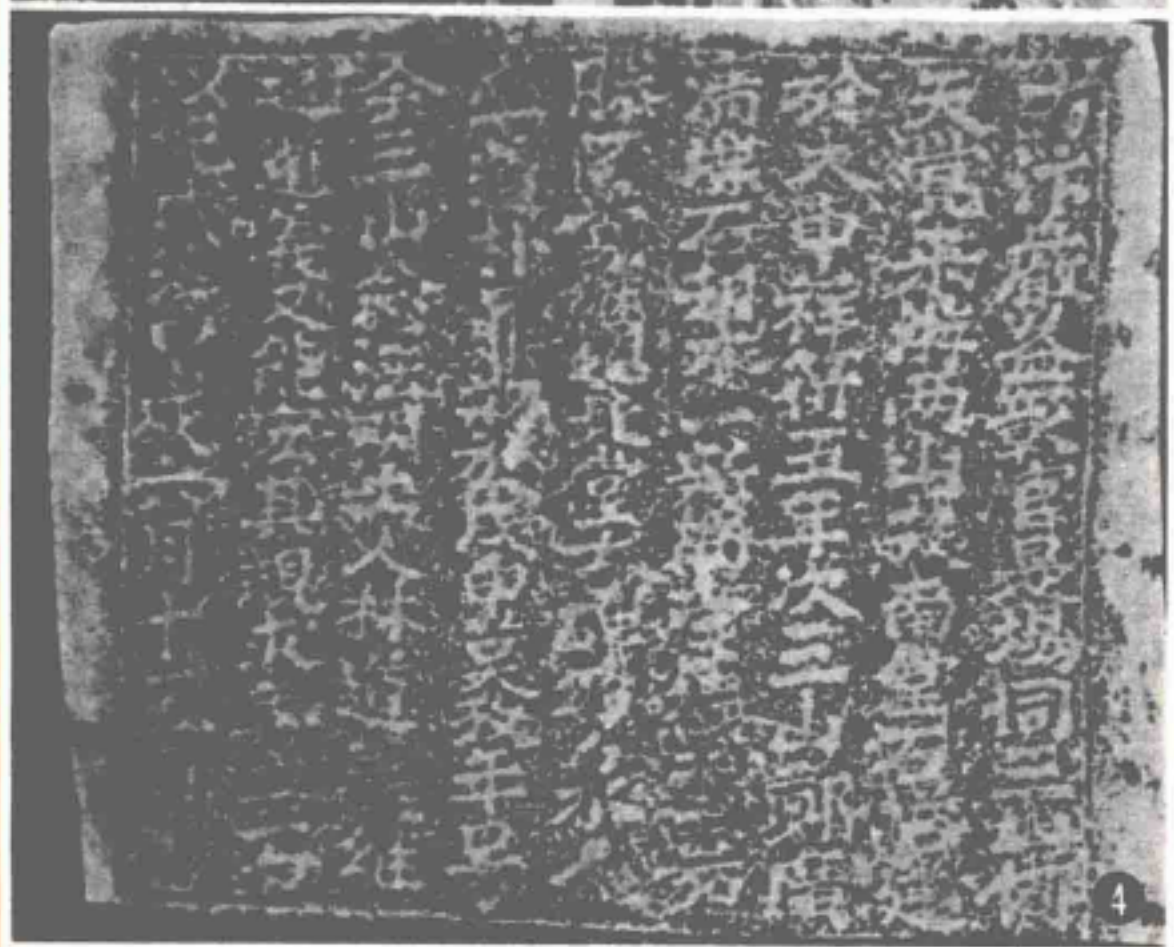
圖片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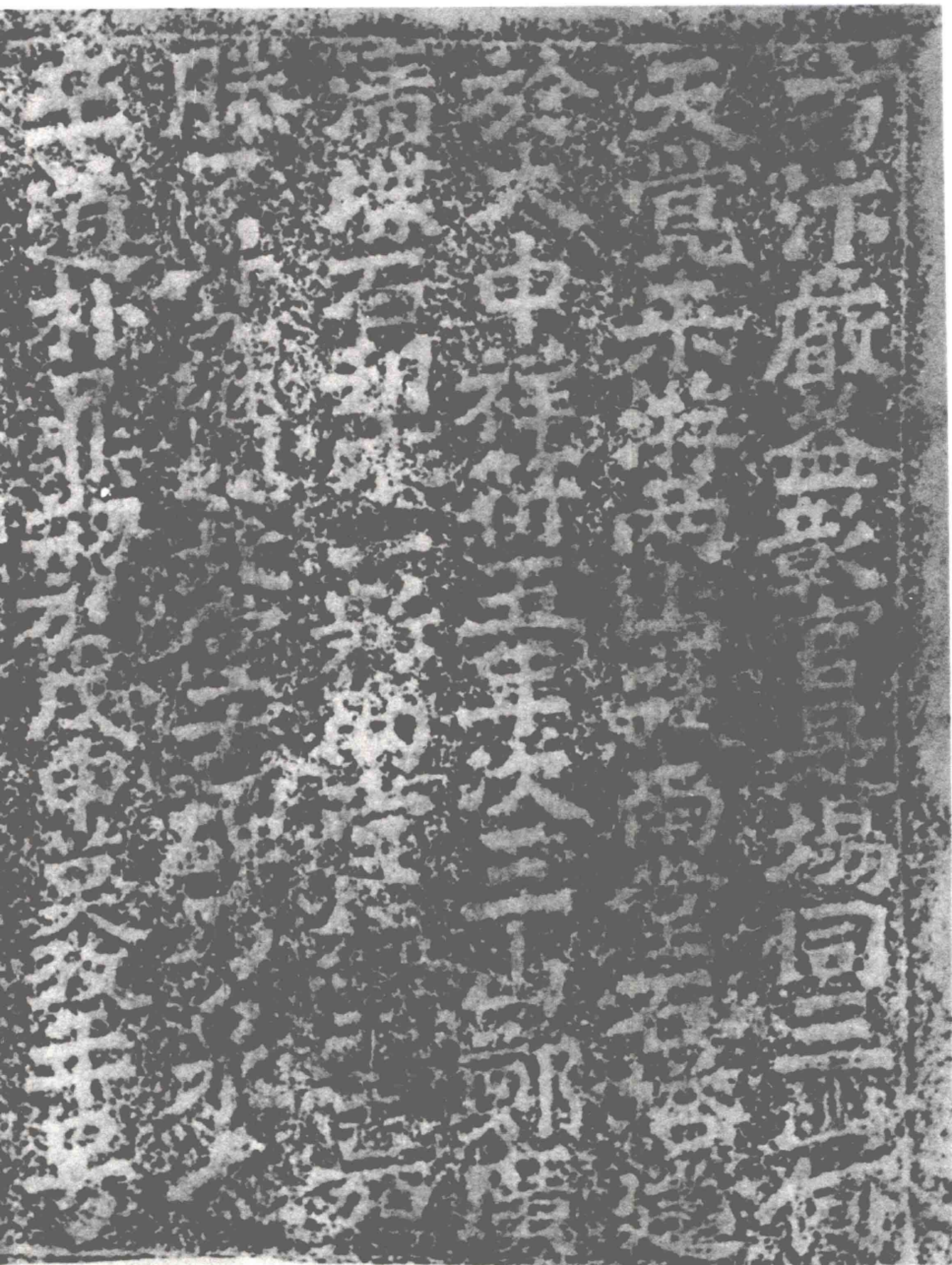
1. 北佛堂大廟（天后廟）全景

2. 南宋石刻全貌

3. 《書譜》同人進行拓印

4. 石刻拓印後字迹清晰





(拓刊本) 文全本拓刻石崖摩大▷
(份部) 寫特刻石崖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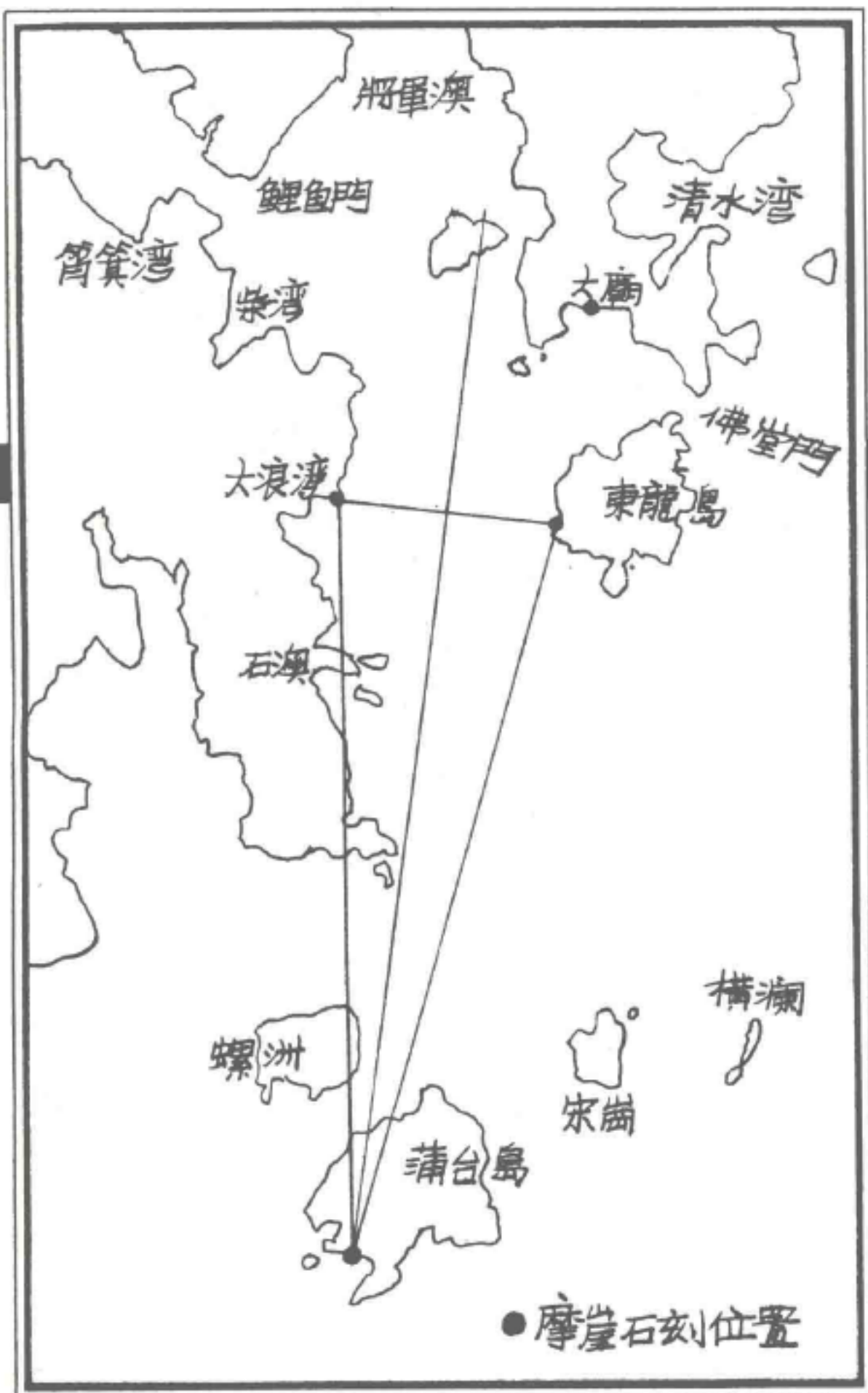
滅了的「北堂古碑」，引述嘉慶新安縣志卷四《山水略》一章內所載：

「佛堂門在鯉魚門之東南，文名鐵砧門，旁有巨石長約二丈許，形如鐵砧。潮汐急湍，巨浪滔天，風不順，商舶不敢行。其北曰北佛堂，其南曰南佛堂，兩邊均有天后古廟，北廟創於宋，有石刻碑文數行，字如碗大，歲久漫滅，內咸淳二年四字，尚可識」。

問題是咸淳二年與咸淳十年相隔不遠，今北堂古碑大部字跡明晰，而目前這座大廟乃清代嘉慶十五年重修的，所紀「碑文數行字如碗大」，與現存嚴益彰的摩崖石刻十分吻合。如不是傳抄有誤，那就是另有宋代石碑了。

現存古碑苔痕斑駁，字劃為今人加上紅漆，只餘侵蝕處模糊難辨。《書譜》同人以麻根紙糊石，並試以墨汁輕拓，由於石碑甚潮，加上風力大，及石紋過粗的影響，初拓不如理想，但大部份字跡清晰，結果強差人意。

由於時間所限，大家雖然對於另一古碑興趣甚濃，只能留待異日再作攷察了。



· 錄碑訪港香 · 錄碑訪港香 · 錄碑訪港香 · 錄碑訪港香

▽「石壁畫龍」高出海濱約二十餘尺
 △按照南堂島、大浪灣、蒲苔離島三個石刻的位置，以直綫繪劃，剛好構成了與東龍島石刻上同樣準確的長三角圖形，而三角當中一條南北對向的直綫，似為進入官富場及北堂大廟一帶的航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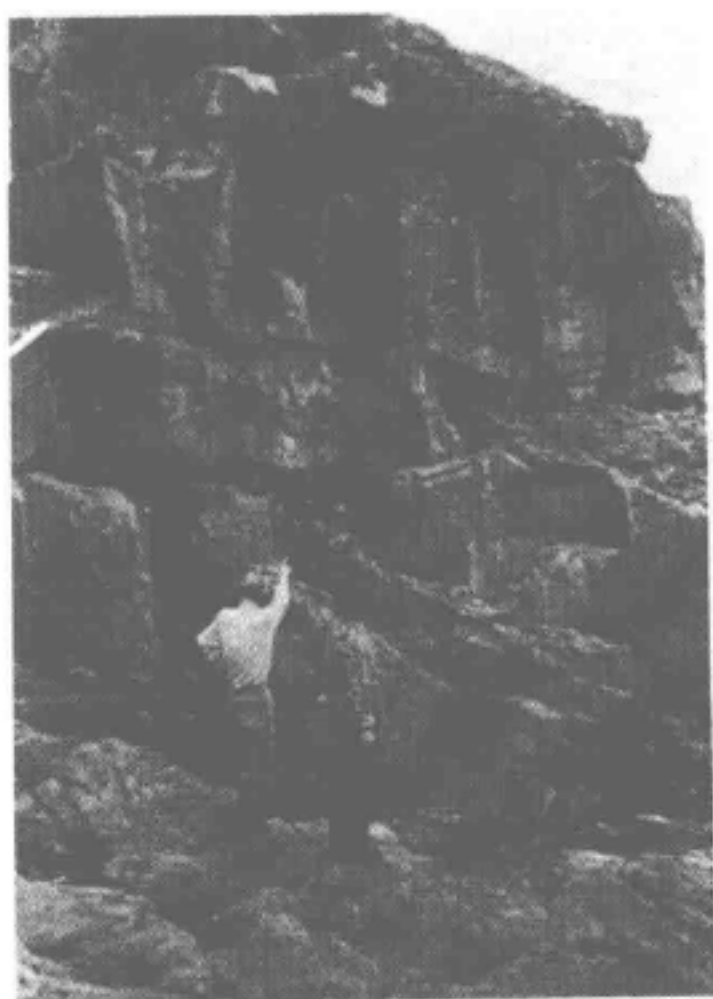
港島東岸摩崖石刻探奇

圖文 · 陳迹



多年來漫遊港九，登山臨水，行踪偶得，綜合資料，發覺港島東海地區崖岸，古代摩崖石刻較多。
 如南佛堂（東龍島）的「石壁畫龍」；蒲苔離島南陲崖岸

◁南佛堂（東龍島）下角海邊的古石刻「石壁畫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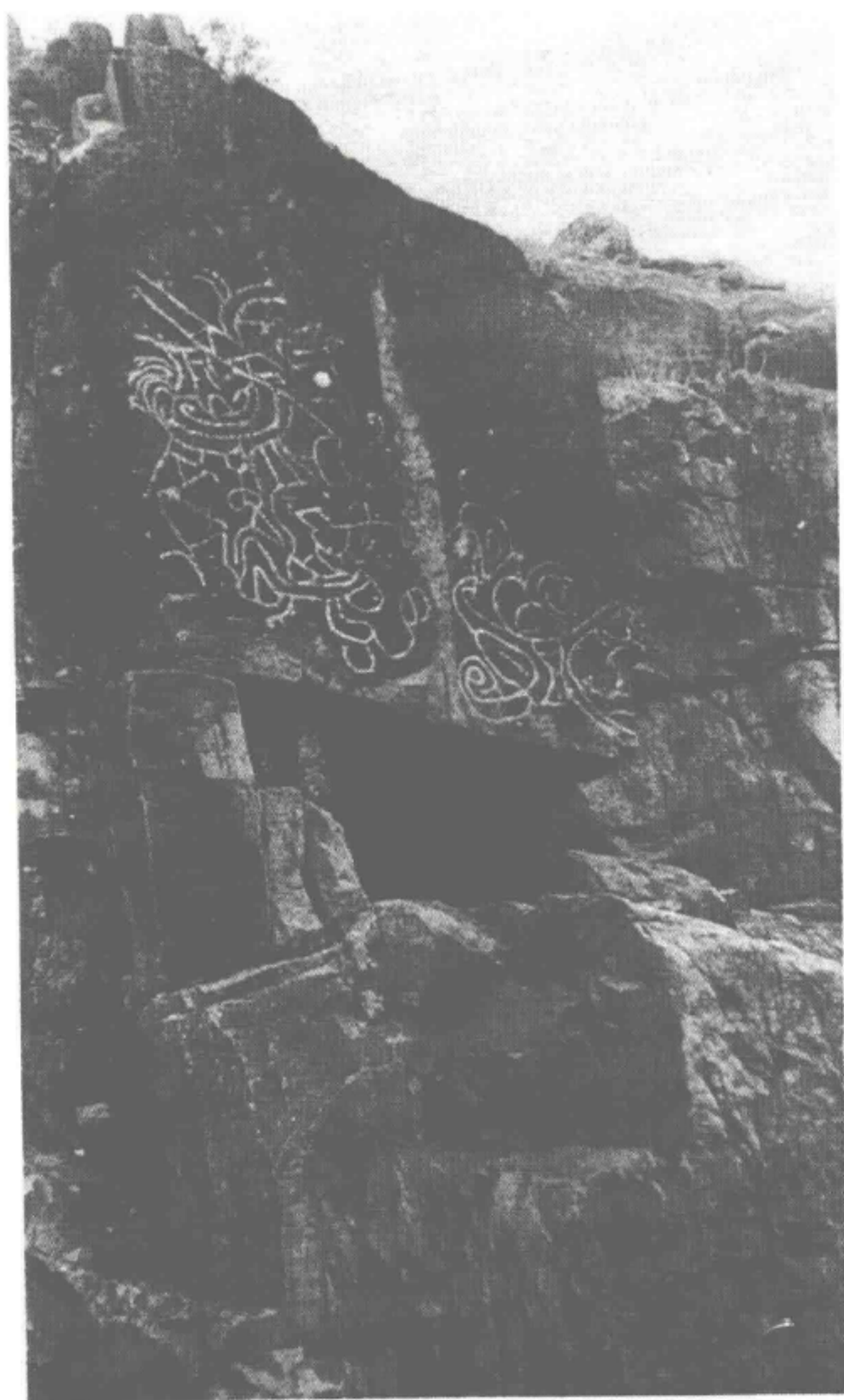
的「雷文石刻」；還有港島東岸大浪灣畔的「鵬島摩崖」。這三處摩崖石刻，不論圖記、形勢、以及位置高度等，彼此之間似乎都存在着某些聯系，值得有識之士作進一步的考証。

東龍島的「石壁畫龍」

南佛堂（即東龍島）處佛堂門之南，與清水灣半島的北佛堂（大廟）隔着一個狹窄的水門，環島海岸曲折，尤其是東南部崖岸，長年對着浩瀚的東海，打從南堂頭以迄長涌角（清代炮台遺址所在）企角頂、石涌角、及南堂尾一帶東部海岸，陡崖相接，且直削達四百餘呎，下臨無地的。

東風勁吹，佛堂門波濤洶湧，過往商舶視為畏途。這就形成了南北佛堂「天后廟」過往香火鼎盛的原因。

「石壁畫龍」古摩崖石刻，地處南堂灣西北角下角附近的近海礁崖。如沿南堂灣碼頭登陸，傍岸越村頂小徑西行，過大坑、二坑、下角咀後望山坡小型石堆覓小路斜下海邊，即為「石壁畫龍」摩崖石刻之處。惟山坡險陡，非具身手，不宜陸行。最好在兩堂灣僱上艇在浪靜風平的日子探遊，可直抵摩崖之下，



◁拓印後的回文圖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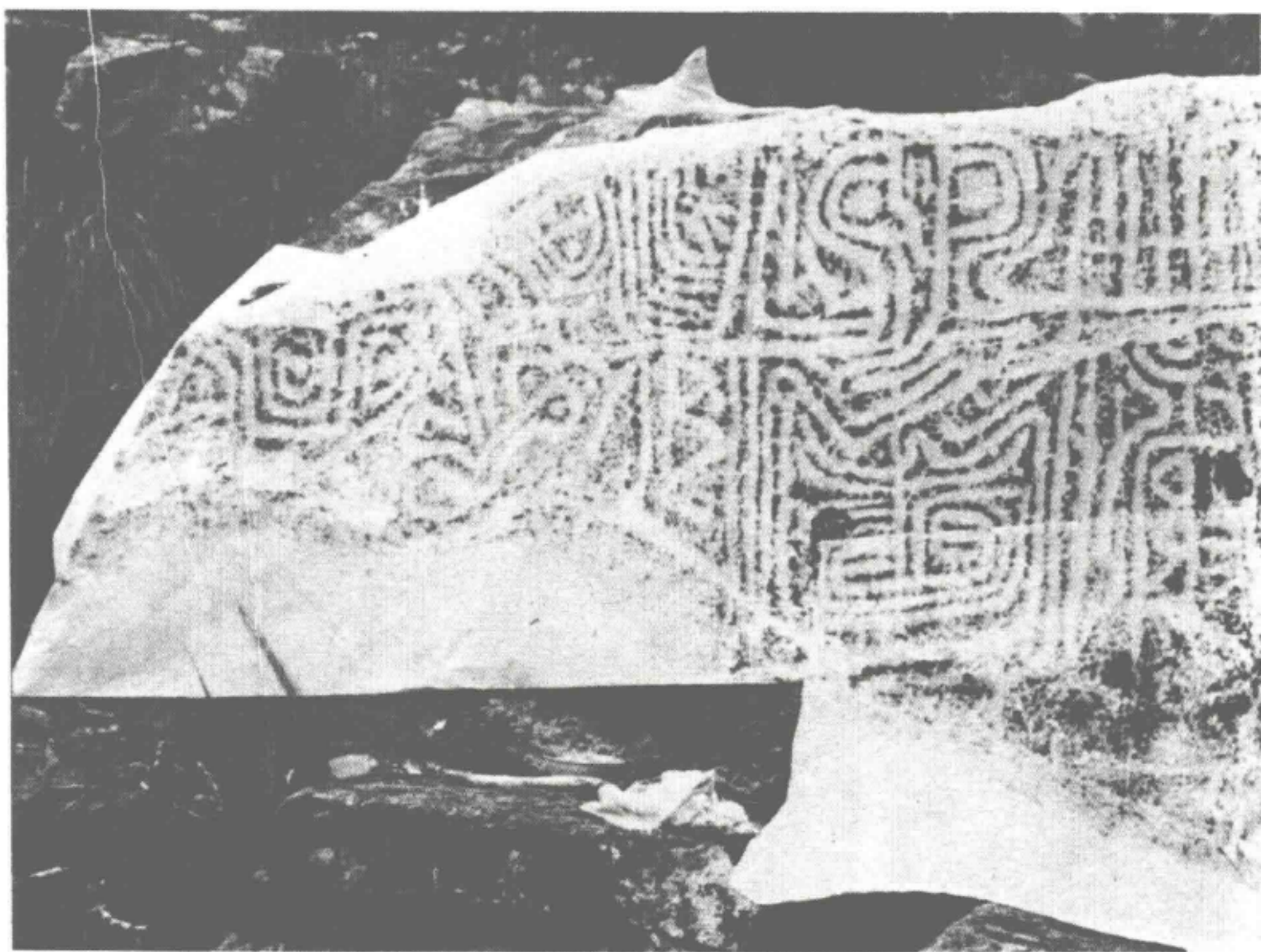
◁蒲台離島南岬的回文石刻所在位置



比較方便。

此古摩崖石刻，下臨海蝕平台，再上即為直壁摩崖，高約三四丈，「石壁畫龍」雕刻在平直巨石上面，巨石寬約三十呎，高約十餘呎，飛龍南北斜向昂首北方，約佔全石三分之一，形制甚古，與古代螭龍相似。

刻紋粗邁，粗深約兩指寬，雖經歷了多少年代，紋理仍清



▷大浪古石刻「大鵬摩崖」圖
紋全貌（右下角有三角刻紋）

斷可睹。其下有石穴，可容三四人，前人相傳深不可測，那是沒有調查研究的。

多年前本港文化界人士曾先後細訪摩崖，並曾架棚僱工拓印。

一九五九年五月霜崖先生曾訪南堂石刻，認為「石壁畫龍」摩崖石刻，顯然是和清代嘉慶新安縣志卷十八《勝蹟略》古蹟項下所誌：「石壁畫龍，在佛堂門，有龍形刻於石側」相吻合。

石面苔蘚斑駁，刻痕僅可辨認，形制古樸，顯見這是頗有年代的古蹟無疑。霜崖先生還指出：古代廣東頻海一帶漁民（蛋家），古稱「龍戶」、「廬亭」，習慣上以龍為圖騰。鄭露《赤雅》說明蛋家與龍的關係有云：

「蛋人神宮畫蛇以祭，自云龍種，浮家泛宅，或住水滸，或居水瀾，捕魚而食，不事耕種，不與土人通婚；能辨水色，知龍所在，自稱龍神，籍稱龍戶……」由於蛋民是以龍蛇等水族作為他們氏族的圖騰，因此霜崖先生推斷東龍島上的「石壁畫龍」，正是古代蛋民們文化的遺蹟。

而且南佛堂又名東龍島，這個「龍」字也值得重視。

蒲苔南氹「雷紋摩崖」

蒲苔離島在港島的東南，北對鶴咀半島，與螺洲、宋美、橫欄離島統稱蒲苔羣島，而以蒲苔為最大。

島上大灣有漁民聚居，廟角附近有「天后古廟」，及响螺石等勝景。而蒲苔南岸的南角咀，是為港海東南的極角，東海賞浪的最佳地點。

南氹為該島南部的海崖地帶，與墨洲小島斜斜相對。自大灣沿灣仔學校繞走南氹，不過半小時許的路程，有小徑可通，頻海陡崖高削，由於已闢為郊遊地點，善心人士沿途在險要處加上水泥石階及明顯指標，十分易找。

雷文（回文）摩崖在南氹海邊，高約二十餘呎，石刻在垂直的摩崖，分散成三四處，大部份均受人為破壞，只餘雷文部份尚見清晰，但其餘圖騰式的圖形，則已模糊難辨，十分可惜。筆者年來曾細訪該島南岸摩崖巨石，並無其他石刻發見。

港島大浪灣的「鵬鳥摩崖」

在東海三處古摩崖石刻中，港島大浪灣的「鵬鳥摩崖」，

大業公司

專營

碑帖畫冊

新到品種

故宮名畫三百種

故宮法書第20, 21輯

吳昌碩金石集
書道「中文版」

張大千長江萬里圖

董其昌書畫合璧

故宮宋瓷圖錄

明代版畫初輯

香港永樂街212號

七樓(東南大廈)E座

436517

◁南陲回文石刻大部已遭人為破壞

圖形最美，也是保存得較好的石刻。
石刻形制古樸，一九七五年春由行友梁許華君根據外籍人士指示曾往攷察，隨後筆者隨陳君葆、鄭家鎮、陸無涯、歐陽乃需等先後，往訪此摩崖石刻，還分別加以模臨及拓印，以作進一步的攷據。

石刻在大浪灣東南崖岸，距離沙灘不過一箭之遙，沿燒烤傍岸躍石前行，不過十分鐘即可抵達。石刻左旁有直崖維護，在海邊礁石仰望，見摩崖如鏡斜置，高離水邊約三十呎，石刻高約三十吋，寬約六十餘吋，左上角部份崩裂，已難以尋覓。由於長久裸露飽受風雨侵蝕，剝落程度較深，加以裂紋相錯，難以細認。

初訪時曾以粉筆依紋理塗抹，稍具圖形，再訪時以麻根紙作「蟬翼拓」，使原有紋理顯現，最後，還意外的在石刻右下拓出了一個長等邊三角形的記號，使大家觸發了對南堂、蒲、與大浪石刻的「三角關係」之謎。

最有趣的是按照這石刻三角記號的位置所指示，橫向東望直指南堂「石壁畫龍」，而垂直方向，則正確的指向了蒲苔南

後來，筆者試從港九海圖上按照南堂島、大浪灣、蒲苔離島三個石刻的位置，以直綫繪劃，剛好構成了與石刻同樣準確的長三角圖形，而三角當中一條南北對向的直綫，似為進入官富場及北堂大廟一帶的航綫。使這個長三角的謎，更加令人迷惑不已！

假如按照前文《赤雅》所述有關蛋民與圖騰的關係，則南堂島之「龍」，大浪灣畔之「鵬鳥」，及蒲苔南之「雷紋」，是否古代蛋民所刻「龍」、「鳳」、「龜」的標記？而這個長三角的記號及石刻位置上的巧合，是否也作為航海的一種標記？

凡此種種，就有待於前輩們作進一步的考証了。



文聯莊

書畫用品總匯

專營

書畫名筆 徽墨端硯
金箋宣紙 國畫顏料
硃砂印泥 新舊印章
鏡屏聯軸 裱畫工具
綾錦畫絹 碑帖畫集
繪畫理論 書法理論
金石理論 狸毛名筆
熊毛名筆 豹狼毫筆
裝裱字畫
教授裱畫

新厦起用期備有名人
書畫提供觀賞
常備筆墨箋紙供試用
凡在本號所購商品為
不合使用原價收回

香港永吉街29-35號
恒豐大廈二樓B座

電話：五·四三·五·五
五·四四六九六五

29-35, Wing Kut Street,
2nd Fl, Flat 'B' Harvest Bldg.,
Central Hong Kong
Tel. 5-446965 5-430515

。貌全案圖（下）；印拓備準（上）：刻石崖摩古的岸崖灣浪大▽



神鋒如雪正崢嶸，一洗新愁五嶽平。
滿座潛蛟應起，孫江潮都
作夜吟聲。桂葉落，劇律河壘雄，力度金波水晶盤裏。
初相殘，當時競，蜂軍墨月天柱合翻墜。帝臺深，人甘地教
塵灰煙沙遠，數岳崗頭，不許狂龍索索來。若南田詩

庚子年秋，靜農於台北

作家書話

吳令湄

陳援庵名下三書家

▷台靜農的字有黃道周味道

在當年的北京大學，在研究所設有國文門不叫中文系的年代，擔任這一門主任的是沈兼士，擔任導師的是陳垣（援庵），門下有三個書記，後來都成了學者，他們是董作賓，台靜農和莊尚嚴。

三人當中，董作賓已經不在人間，台靜農、莊尚嚴今天都在台北，一個已經從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的職位上退休。一個則從「故宮博物館」副館長的職位上退休了。

他們三人從北大國文門分道揚鑣，各有所專，以不同的學問知名于世。

董作賓擅長的是甲骨文。說來也許有人不信，這位有名的甲骨文學者，本是不認得甲骨文的。他離開北大後，一度到廈門大學教過書，後來回到故鄉河南（他是河南人），正好是安陽殷墟發掘的時候，出土了大量甲骨，適逢其會，他就在甲骨文上做工夫。由于人相當聰明，又肯下苦功，儘管不識甲骨文一字（後來經別人考證出的甲骨文字他當然認識），但却摸索出了一套甲骨文分期的方法，使他成了這方面有成就的學者。

他曾在香港大學教書，一個甲骨文的條幅就是在港大時寫的。甲骨文沒有幾個人認識，他寫甲骨文送人時，照例有釋文，這個條幅的釋文是：

「塵凡事，今謝絕，別長安，來歸田野，才掃盡自家門外雪，載春酒，去觀風月。」

這是元曲調子中的「落梅風」。

台靜農是安徽霍邱人，當年是新文藝小說作者，出過小說集「地之子」、「建塔者」。離開北大後就因為陳垣的關係，先在故宮博物院工作一段時期，後來到輔仁大學教書（陳垣是校長），後來漸漸把興趣轉到古典文學的研究上。他的字寫的是黃道周，一幅寫南田詩的就很有黃道周的味道：

神鋒如雪正崢嶸，一洗新愁五嶽平，
海底潛蛟應起舞，江湖都作夜吟聲。
桂葉茫茫刷絳河，瑤姬無力度金波，
水晶盤裏初相識，曾問蟾蜍幾幾何。
天柱風翻墜帝台，仙人無地散蘆灰，

烟沙遮斷函關路，不許猶龍紫氣來。

寫這條幅的那一年，他寫成了「楚辭天問新箋」一書，自序中說，歷來解「天問」的已有多家，但他因看到了許多甲骨文史料，寫來就頗有新義，發前人所未發。

莊尚嚴是號，名是單名，莊嚴。他是北京人。當年李石曾主持清宮善後委員會時，他隨了陳垣參加工作，後來陳垣到輔仁大學做校長，他却留在故宮，一直跟着故宮的珍藏幾十年。他學寫瘦金，近年又寫顏體。他和台靜農是好朋友，都愛舉杯，都有好量，也愛舉筆，都寫得一手好字。

△文骨甲寫賓作董

▽蹟墨嚴尚莊

他曾在一幅斗方上寫了梁任公的兩首絕句：

娟娟華月霧峯頭，泛泛風光五桂樓，
傳語王孫應好住，海隅景物勝中州。

小亭隱几到黃昏，瘦竹高花淨不喧，
最是夕陽無限好，殘紅蒼莽接中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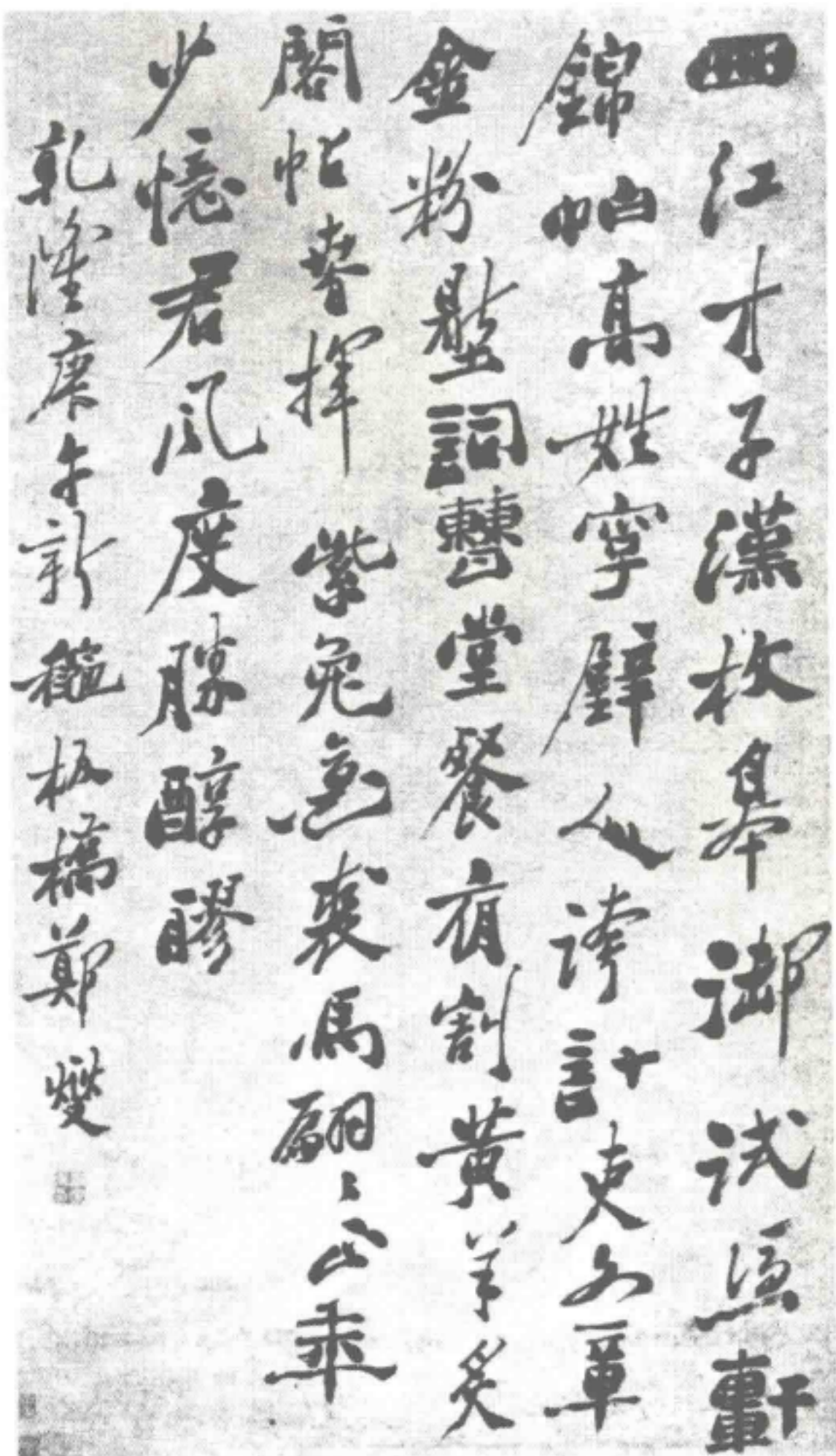
梁任公當年遊台灣，在台中霧峯林家的五桂樓題了五首絕句，這是其中之一。

「殘紅蒼莽接中原」，是說台灣大陸不可分，當時台灣還在日本佔領之下，應有這種故國之思。

娟娟華月霧峯頭，
風光五桂樓傳語王孫應
好住海隅景物勝中州
小亭隱几到黃昏瘦竹
高花淨不喧
最是夕陽無限好
殘紅蒼莽接中原

甲午歲十二月某夜時客霧峯

董作賓寫甲骨文
莊尚嚴墨蹟



▷鄭板橋手書「七律」

鄭板橋其人其事

戴安

鄭板橋（一六九三—一七六五）名燮字克柔，江蘇興化人。他自小生活就很窮困，早年開始習畫，在揚州賣畫為活，但當時買他畫的人却很少，年事稍長，才有機會讀書，到了四十三歲時候，才獲中進士，此後他做了十二年山東范縣、濰縣的七品縣官，所以他的畫幅常喜鈐「七品官耳」的一方押角印。板橋在任期間，因同情當地災民痛苦，要求朝廷賑濟，結果得罪了上司，受到「貪污舞弊」的罰名，不久辭官歸里，回到揚州賣畫，終其一生。他在濰縣任縣官時，寫了一幅墨竹圖送給一位巡撫，畫上題了四句詩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五十多歲的板橋，在揚州的生活是相當窮困，因為他的賣畫並不是「有求必應」。據說踵門求他書畫的人很多，他刻了一方押角印以自況：「二十年前舊板橋」。他有自書畫畫潤例：「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恐賴賬，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寥寥數語，可謂風趣，故達官貴人求他的書畫也是相當困難的。

據說揚州有位大鹽商，很想獲得他的書畫來標榜自己風雅的身份，雖輾轉購得數幅，但終以無上欸為美中不足，後知板橋嗜狗肉，巧使一老人設局騙取他的書畫。據說板橋已覺察老人的名字與該鹽商相同，但早有預謀的老人却向板橋說：「老夫取此名字，某鹽商尚未出生，清者清，濁者濁耳。」板橋遂為老者所瞞。

板橋的書畫，終於掛滿在某鹽商的客廳裏，但板橋的精神品質却為後人所稱贊。他的書體自稱「六分半書」，是綜合真、草、隸、篆四種書體加以發展，所以具有獨特的風格。附鄭板橋「七律」釋文：

曲江才子漢枚舉，御試憑軒錦帕高，
姓字壁人誇計吏，文章金粉壓詞曹，
堂餐夜割黃羊炙，閣帖春揮紫兔毫，
裴馬翩翩正年少，憶君風度勝醇醪。

乾隆庚午新秋 板橋 鄭燮

徐悲鴻廣西試筆

周穎南

徐悲鴻先生的畫名滿天下。但他書寫的字，深受北碑的影響，別具一格。

偶然，我們可以看到他所書寫的屏條、冊頁或對聯，但像這幅巨製，却是更加少見的。

這幅字，作于一九三七年秋天，他寫着：

豈有蛟龍愁失水

只磨故劍問青天

一氣呵成，確是氣勢磅礴，矯若游龍。

我們不能孤立地欣賞這幅字，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他當時的遭遇。

當時，徐悲鴻先生的家庭糾紛已經表面化了，他和蔣碧微女士的感情已瀕于破裂的邊緣。所以，他的內心非常苦悶。有